

葡萄牙的发现

[葡] 雅依梅·科尔特桑

第四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葡 萄 牙 的 发 现

第 四 卷

[葡] 雅依梅·科尔特桑 著

丁文林 王华峰 译

邓兰珍 校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葡萄牙的发现 第四卷/ (葡) 科尔特桑著 (Cortêsão, J.); 丁文林、王华峰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7. 12

ISBN 7-5001-0446-4

I. 葡… II. ①科… ②丁… ③王… III. 发现美洲大陆 IV. K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2306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 话/66168195

邮 编/100810

合作出版/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

地 址/澳门南湾街时代商业中心十四楼 A 座

版 权/1980 年里斯本地平线丛书有限公司

排 版/五一照排厂

印 刷/北京顺义向阳胶印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8.625

版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次

ISBN 7-5001-0446-4/K·23 定价: 12.00 元

雅依梅·科尔特桑曾设想以文明史为背景撰写一部巨著：葡萄牙历史。不幸的是，他未能如愿以偿，但他给我们留下许多与此有关材料。显然，我们不可能评论没有写成的著作，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些零散的材料收集起来，尽量系统地加以编排，以便大体上了解作者对葡萄牙从古代起源到18世纪这一段历史的看法。材料中有许多段落不太容易理解，有些则需要充实，但所有材料都值得阅读，值得反复阅读、回味和思考。这不仅是因为每个章节都含有一种清澈的美，而且也是因为这些活生生的篇章是起程的港口，我们可以从那里出发去寻找我们的过去。

维托里诺·马加良斯·戈迪尼奥

（《葡萄牙形成过程中的民主因素》前言）

第五部分

《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及发现巴西

第 1 章

什么是发现？

发现美洲这个问题必须用一种独特的方法来观察，我们曾经试图在本书第一部分的第 5 章和第 6 章中给这个方法下定义，然而此方法还远远不够用。是一些什么样的想法、经济原因和自然因素以及西方存在陆地的哪些迹象导致了这个发现呢？在搞清楚地理大发现中存在的秘密政策后，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或利益有可能反对进行真正的发现，也就是说，反对充分地、毫无保留地、处处去揭示那本能或者人为地被隐藏的事物呢？

909

在谈论其他问题之前，我们最好先弄明白“发现”一词的意义并研究一下该词的起源，或者说，这个词是怎样形成和产生的。词汇本身也有生命，在其存在过程中，各自的词义会发生演变，这种情形并不罕见。要弄清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并得出初步的结论，首要的步骤是勾勒

出葡萄牙人用来指明他们在地球的未知区域或海洋中的航行结果时所用的单词或词汇的渊源。“发现”一词仅仅在 15 世纪末，在瓦斯科·达伽马从卡利卡特航行归来之后，才被人们普遍承认并开始使用，成为“常用词汇”。在此之前，不仅“发现”这一动词在有关文件和编年史中没有出现，而且与动词相关的名词形态也是以含混、委婉的方式来表达的。不仅如此，还可以说，王子本人丝毫未发觉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尚不为人知。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咎于托勒密的地理学，其假设中包括了地球结构的总体线条，但实际上却不了解非洲大陆的最末端部分，不知道大西洋与印度洋是相通的，尤其是不知道新大陆的存在以及最大的大洋、即太平洋本身的存在及其与大西洋的关系。在堂·恩里克王子开始派遣他的三桅帆船去探险时，请允许我这样说：那时的地球还很小。因此，堂·若昂二世的最大贡献之一恰恰在于他以科学的方式获得了地球经纬度的度值，并因此而较为准确地知道了要去发现的那一部分地区的面积。

涉及到堂·恩里克王子所进行的事业的早期文件，尤其是在地理方面的文献，显示出在确定像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发现”一词的含义方面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在 1443 年 10 月 22 日的信中，堂·阿丰索五世，或者说，是堂·佩德罗摄政王以他的名义写的信中，准许堂·恩里克王子垄断航海和海外贸易，信中说道：“堂·恩里克王子……曾致力于派遣船只去‘了解’博哈多尔角以外的陆地，因为直到那时，基督教世界尚无一人‘了解’那个地方，也不知道那里是否有居民，无论是在海图中还是世界地图上，对博哈多尔角之外的地区，仅

限于人们随心所欲的描绘；而由于此事尚未弄清……他便派人去……，直到对那个地区‘有所了解’……并告诉我们说他的意愿是不久之后派出他的船队去‘了解’这个地区……。”在1446年的信中，当准许他对加那利群岛拥有类似的垄断权时，也重复了同样的话^①。

后来使用的“发现”一词在当时还不是特定的单词，人们使用的是一个通俗词语：“了解”。根据同一份文件的词语推论，当时试图去了解的仅仅是基督教世界（相对于穆斯林世界而言）不了解的地方。在当时的海图中，如热那亚的和马略卡的海图中，那些地区都是根据程度不同的想象，“由人们随心所欲”来描绘的。因此，当时准备去“了解”或者换句话说，准备去侦察和直接观察尚未完全了解的地区。

在《几内亚编年史》一书中，作者想表达地理发现时仍继续使用短句和转弯抹角的话。因而，他会这样说：“…他指示他们（指航海者）‘去寻找’几内亚陆地，他早已有意派人‘寻找’该地方（因为当时该地已绘入前边提及的海图中）……”（第80章）或者说：“并且认为，他们是去‘寻找并找到’那块土地……”（第15章）。

与堂·恩里克王子同时代的人均采用了这种表达方式，后来杜阿尔特·帕切科称王子为“这次航行和发现的首创者”。然而，既然“航海家”王子是首创者，他会用什么单词或哪些词来表达这项开创事业呢？

几年前我们发表了王子的一封信不为人知的信，其中

^① 参阅席尔瓦·马克斯前引著作，第1卷，第435—436页及第445—446页。

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这份文件写于1457年12月，在信中堂·恩里克作为基督骑士团的统领，批准把在几内亚所得的二十分之一交给该骑士团，从而明确了他所进行的事业的性质。以下是他的原话：

“在人们的记忆中，如果说当时尚有部分地区不为基督教世界所了解的话，那无疑就是纳奥角以南的海域、陆地和人群……我要为上帝效力，也为堂·阿丰索国王效力……我决心要‘探查’和‘了解’……上面提到的纳奥角再往前行的那个地区……我派出许多舰只和三桅帆船载着我的手下和奴仆。感谢上帝的恩赐，他们绕过纳奥角向前航行……一些人丧生了，另一些人历尽艰险，我主使我得到了‘那些地区的某些资料 and 情况’……此外，还有来自当地的商品、黄金和其他许多东西，而且‘天天有新发现’……”^①。

这段话虽长了点，但其中概括了“促使王子大人‘派人寻找’几内亚的土地的原因”，它们与阿祖拉腊所作的《编年史》第2章列举的原因相同。那段话首先确定此次行动的科学性质，然后是宗教性质，再接下来是这项事业的民族性质，而其基点是通过新的海域，“探查和了解”新的陆地，使此事业具有英雄主义的色彩（“丧生……历尽艰险”）；而其结果则是获得新的地理知识：“那些地区的某些资料 and 情况”。在讲述了那些异教的俘虏皈依天主教之后，他以此行的商业目的作为结束：“来自当地的商品……而且‘天天有新的发现’”。

① 雅依梅·科尔特桑：《王子事业的范围》，《殖民地总署通报》，里斯本，1925年。

首创者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所开创的事业。因此，他明确指出如何行动：通过海洋去探查，以便获得有关不为人知的陆地的情况。这是英雄的事业，令上帝欣慰同时也令国王欣慰，而且亦有商业价值。在最后，为尽量取得别人理解，他提到那个最恰当的词，也是说得最多的词：“天天有新‘发现’”。

但是这个词仅仅是指局部的行动而不涉及整个事业。只有一系列更广泛的结果才最终普及和确认“发现”一词（动词和名词）的全部含义。尽管对这一词的解释较为繁琐，但其含义是按王子的意愿确定的。当时是1457年底，为时尚早。与堂·恩里克相反，国家还未意识到他的努力多么重要。这个词被埋在托马尔市基督教会的档案中。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官方语言仍旧不能直截了当地表达这个词的含义。

在王子本人的思想中也有一个变化过程。的确，他“寻找那些地区的某些资料 and 情况”，在此之前，有过一种阿拉伯—托勒密的观念，尽管含糊不清。然而，人们已经感觉到了一种新的观念正在形成，但看来它仅仅与经济上的发现有关。当时发现和力图发现的是“商品、黄金和其他许多东西”。与此同时，从阿祖拉腊《编年史》的附属文件中我们已看到“寻找”和“找到”之间的相应关系，在随后几年的其他文件中也经常重复出现这种关系，时而简单，时而与“寻找”和“找到”丢失的东西这一概念结合在一起。

到了1473年1月，堂·阿丰索五世赐予堂娜·布里特斯公主及其子女一个曾出现在圣地亚哥岛以西的小岛，未来国王堂·曼努埃尔的母亲“曾几次派出人去

‘寻找’这个小岛”，而且，“她的愿望是如果当时找不到，她将再次派人去‘寻找’……”^①。我们曾有机会在堂·阿丰索五世的外务部的一本文件集中读到过这个文件（第33卷，第33页），那些书现存于里斯本的国家档案馆。我们发现在该文件后面以相同的字迹写有以下至今尚未出版的一段概述：“堂娜·布里特斯公主关于所消失岛屿的信函”。大洋中存在着一些曾被找到继而又消失了的岛屿，这已多次被证实，在14世纪的《了解志》中亦有记录，这一信念使“消失的岛屿”一词被广泛采用，直至16世纪初，该词仍出现在吉尔·维森特的“神话剧”当中：

你快去那些消失的岛屿
听说它们在艰险重重的海里
给我带来三位海中仙女
个个都要精心挑选。

最奇怪的是在1491年对罪犯的判刑中竟有流放到“所消失的岛屿”一项，似乎是说罪犯能够随心所欲航行到任何一个“曾找到又消失”，并再度“经寻找而找到”的海岛。佩德罗·德阿泽维多发表过几份这类文件，文中判罚轻罪犯人流放到已消失的岛屿两年。^②

然而，在“消失的岛屿”一词的含义中还包含着托勒密式关于存在着一个现实的世界的信念，即这个世界只有几个海岛是很难找到的。此信念反对去发现新海岛或者反对有这种意图。

① 参阅席尔瓦·马克斯前引著作第2卷，第124页。

② 见《葡萄牙历史档案》，第2卷，第53页。

与此同时，在 1470 年间，在一些文件中开始出现“发现”这个单词，有时单独使用，更常见的是与“找到”一起使用。最初，“发现”一词的使用，正如堂·恩里克王子所做的那样，仅用来指东西和商品。发现基本上是经济上的发现。在堂·阿丰索五世的外务部的一本 1470 年的文件集（第 21 卷，第 56 页）中，国王实际上免去了一些产品的特许权，“因为尚未发现和找到这些产品……，其中也包括今后要“找到”或者“发现”的宝石、巴西红木染料或者火漆……”。

人们的想象力还不敢把这个象征性的词扩展到去了解未知的世界，去了解当时人所不知的地球的大部分地区，不敢拓宽“发现”一词的含义，即掀去遮盖物，揭开和说明被掩盖、被隐藏或是处于神秘状态的东西，而这里既包括较易到手的简单的物品，像商品和自然界的产物，也包括地球上难以想象的广阔的新大陆。

但是不久之后，“发现”一词开始具有了“找到”陆地的广泛含义。在 1472 年至 1473 年间宫廷的议事中，曾提到“被发现的陆地已经很大了”^①。从那以后，直到 15 世纪末，经常使用“发现”这个动词，不过几乎总是与“找到”一词同时使用，而且由连接词“和”把二者连在一起。毫无疑问，从部分文件的撰写中，比如从 1486 年费尔南·德乌尔莫与若昂·阿丰索·多埃斯特雷托之间签约的认定书中可以得出结论，当时这两个词在使用

① 参阅伽马·巴罗斯：《12 至 15 世纪葡萄牙公共行政史》，第 4 卷，第 383 页。

时具有相同的含义并且总是有目的地使用的。^① 表面上看来, 15 世纪末的文件当中, 把“找到”一词与“发现”一词结合在一起使用, 更多的是为了阐明和确认后者的新含义, 而不是为了确定两个词之间的区别。但是, 在我们即将谈到的葡萄牙文本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中, 在谈到谈判的目标时使用了“发现”一词: “关于从本条约生效至今, 上述各方对在大洋中有待‘发现’的地方的归属问题”。如此看来, “发现”一词在当时已经是内涵最为丰富的动词, 是用以表示半岛人的地理活动的, 可以说其含义是“寻找”和“找到”的综合, 这两个词在条约中同样频繁地出现。在条约中也经常提到“找到了和发现的”、“找到和发现”, 或者两个动词分开使用而具有完全相同的词义。在《条约》文本中, 仅有一处写道: “以任何方式‘找到的和发现的’土地”, 这似乎要在这两个动词之间确立某种区别, 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天主教国王夫妇占有其船只在 1494 年 6 月 20 日之前可能发现的土地。**

尽管《条约》谈判各方当时需要下定义, 因而有区分词义的可能性, 但“找到”或“发现”这两个名词自始至终并未出现在条约文本中。《瓦斯科·达伽马的航行日记》是条约制定后编纂的同类文献中最重要的一部, 但其中也没有出现这两个名词, 下面我们将抄录这个重要文献中极有说服力的一段文字。当瓦斯科·达伽马决定从卡利卡特出发去葡萄牙时, 他在日记中写道:

① 参阅席尔瓦·马克斯前引著作, 第 2 卷, 第 326—329 页。

“8月29日，星期三，‘鉴于我们已经找到和发现了我们到这儿来寻找的东西’，还找到香料和宝石……我们就升起风帆出发返回葡萄牙。所有的人都因有幸‘找到了如此宝贵的东西’而兴高采烈”^①。

“找到”仍旧与“寻找”连接在一起，并且在动用中具有与“发现”相同的含义。而名词“找到和发现”，至少在当时的民间语言中很少使用，否则，《日记》的作者当会使用其中的任何一个词来取代上述一段话中重复使用的那个词。我们还看到，寻找的目的和结果依然是纯经济方面的：“香料和宝石”。

那么，是从何时开始在语言中出现了这两个由动词变化来的名词呢？它们是否在伽马回国之后才开始出现并作为这次航行的结果呢？这次航行结束了国家的一项伟大事业。找到了“找到”一词，发现了“发现”一词，是否是充分使用“找到”和“发现”这两个动词的必然结果呢？

在此，我们大胆地猜测，名词“发现”含有揭示秘密的意思。瓦斯科·达伽马最主要的业绩在于，他发现了堂·恩里克王子和堂·若昂二世、尤其是后者的最大秘密是致力于垄断富有的东方贸易。这个秘密掩盖着航海天文学及其最本质的成果之一，即查清了度的接近值；这是增加经纬线和改变南部非洲周边线的秘密；是对编年史作者隐瞒巴托洛梅乌·迪亚斯和佩罗·达科维良共同进行的两次航行的秘密；是解开签署《托德

① 参阅《瓦斯科·达伽马的航行日记》上述版本，第1卷，第96页。

西利亚斯条约》的秘密和闭口不谈 1495 年去探索莫桑比克河以及对南大西洋的考察航行的秘密。这一系列的秘密终于在 1498 年被揭开了。全世界惊讶地知道了半个多世纪的航行的最高目标。“发现”最终成为现实，并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

尽管我们查阅了几十篇文章，但我们不想冒险断言过去发生的一切，从原因到效果都那么简单明了。但我们的确认为，长时间执行的秘密政策突然被揭示出来，这种最大限度的揭示行动有助于确定“发现”这个词语的含义。

918 无论如何，我们是在堂·曼努埃尔致摄政的红衣主教的信中第一次见到了“发现”一词，此信写于 1499 年 8 月 28 日，专门为通报伽马及其同伴航海的结果：“……此刻，他们已结束那项‘考察和发现’而归来……”。可以看出，“发现”一词仍旧借助“考察”一词而出现，似乎是为了阐明其词意而出现并作为下述事件的结果，即先前所说的“正如我们所期望，我们结束了对‘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的另一些土地及东方岛屿的考察’……”^①。

与此同时，我们第一次在佩罗·瓦斯·德卡米尼亚的《书信》中发现“找到”一词具有地理上的含义，此信提及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对巴西的“发现”但是，该词与“发现”是由皇家外务部的书记员安东尼奥·卡尔内罗在概述此信件时一起加上去的，就在

① 参阅席尔瓦·马克斯上述著作，第 549—550 页。

信件的其中一页上，因此，两个词均出现在 1500 年。^①

我们猜测，“发现”这个词的发明应当归功于堂·若昂二世和堂·曼努埃尔的两位书记员，鲁伊·德皮纳和安东尼奥·卡尔内罗二人中的一位，在前者所撰写的《堂·若昂二世编年史》中就不止一次出现了该词。然而，要确定作者撰写有关章节的日期，即使并非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事。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二人，尤其是鲁伊·德皮纳，出于职业所迫必须将民族的努力公诸于天下，因此，他们在起用和确定这个词汇方面具备最理想的条件。

从鲁伊·德皮纳和他书写的文件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作为秘书，他负责书写堂·若昂二世给他在托德西利亚斯的谈判代表的授权和委托书，此信写进了《条约》，信中也并没有出现“发现”一词，而如果使用此词就可以避免使用转弯抹角的话。因此，到了 1494 年，动名词“找到和发现”或仍然不属于特指航海发现的专用词汇或极少使用。

另一个原因也使我们确信，这两个名词应该出自葡萄牙的秘书或书记员的笔下，那时已是 15 世纪晚期了。众所周知，哥伦布在葡萄牙生活过，在那里结婚、做生意、绘制地图并有八九年的时间同葡萄牙人一起航海，直到 1485 年，他才转赴安达卢西亚。即便在此之后，他仍同葡萄牙人保持了一段联系。我们浏览了哥伦布的许多信件和记载，在有些地方我们看见了“找到”或者

^① 参阅 J. 科尔特桑：《佩罗·德瓦斯·德卡米尼亚的信函》，里约热内卢，1943 年，第 14 页复印件。

“发现”等词汇。在他的文稿中，包括他在葡萄牙时写的文稿中，“寻找，找到和发现”等动词频繁出现，哥伦布还常常使用“赢得”一词，这符合他作为商人的本质。但是，我们从未在那个时代的卢济塔尼亚文稿中找到这一词。

尽管如此，哥伦布不可避免地多次感到需要使用“发现”这个名词，因此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发现之事业”或动词“发现”。在致天主教国王夫妇的一封信（没有日期，但可能写于1497年）中他写道：“为了‘发现新的土地’”；1498年，在关于第三次航行的记载中，他写道：“葡萄牙的国王们曾慷慨地资助去发现几内亚”；在1499年给佩德罗·德萨尔塞多的命令中又写道：“……在上面提到的印度和对印度的‘发现’”；最后是1505年5月，在写给西班牙天主教国王的请求书中，他还写道：“曾到葡萄牙的港口停泊，那里的国王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发现’事业”^①。直接使用动词“发现”来象征性地表示地理探索，尤其应该归功于哥伦布。由于他在1506年去世，可以推测，概括性的名词，虽然唾手可得，但却与他失之交臂，与此相反，在那个时期，名词“发现”在葡萄牙已是常用词汇了。

如果说在1499年，在致摄政的红衣主教的信中，我们得以首次确定名词“发现”出现的日期，那么在其后几年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该词得以迅速传播，存在于所有的文件中。就在第二年1月，在一封致若昂·

① 参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书信与记述》，《经典文库》，马德里，1927年，第164卷，第233、271、295及413页。

马丁斯的赏赐信里，谈到了加斯帕尔·科尔特—雷阿尔“在‘发现’上述陆地的过程中”所作的贡献，接着又说：“在这次发现中……”^①。然而在此之前，在1500年1月10日授予瓦斯科·达伽马“堂”尊称及任命他为印度海军上将的委任状中，有5处出现了“发现”一词。与致摄政的红衣主教的信相比，委任状较多地把名词“发现”象征性地用来指葡萄牙的整个航海事业。堂·曼努埃尔一开始便引证说“我的叔父堂·恩里克王子在1443年期间开始了‘发现’几内亚陆地的事业，其意图和愿望是沿着几内亚沿海航行必定会‘发现和找到’印度……”接着他又概括地谈到航海家王子的后继者，即堂·阿丰索五世和堂·若昂二世所作的努力，其目的在于与自己的努力，即达伽马的航海成果作比较，他最后说道：“他们用许多年的时间‘发现’了上述1885里格……而伽马在一次航行中就‘发现了’1550里格……并在其‘发现’过程的最后阶段‘找到和发现了’印度……，他结束了此项在许多年之前已经开始的发现事业，而在发现过程中，其人员的死亡、所花费的资金和本人遇到的危险与开始和继承此事业的其他人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②。

在这个文件中，名词“发现”在使用中首次充分地具有了地理、经济、政治、宗教和史诗的含义，涵盖了民族事业的全部。这使我们相信，该词在这之前的一些年里已经在狭义上被使用过了。尽管如此，我们观察到

921

① 《国家档案馆部分档案文件》，第124页。

② 参阅席尔瓦·马克斯前引著作第2卷，第559至562页。